

龍沐勛選註

蘇黃尺牘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龍沐勛選註

蘇  
黃  
尺  
牘  
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導言

近來有不少的人，正在提倡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文字，尤其是他們的書牘和小品文。袁中郎全集的翻印，以及明代散文小品的鈔選，一時成了風尚。所有舊刻明人的集子，一般書賈，莫不以爲「奇貨可居」。據我看來，這一派的文字，雖然打破了古文家的所謂格局，以抒發性靈，復返自然爲主，說了許多的俏皮話；卻有時不免於尖酸刻薄，少沈著渾厚之趣。公安派的代表作者袁宏道，他是一個反對模擬古人的。可是他生平所宗尚，和他的朋友陶石簣之流，都很愛好蘇東坡的文字。他的尺牘裏面，有過這樣的一套話：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謔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與馮琢庵師）

這可見他對東坡，是何等的贊佩。明代王聖俞選了一部蘇長公小品，他所採錄的評語，要算陶石簀的佔最多數。更可證明公安派的人物，都在東坡全集裏用過苦功的。此外如李卓吾（贊）、陳眉公（繼儒）、茅鹿門（坤）的話，也採的不少。我們再來翻翻明人選刻的書，有楊慎的三蘇文範，附了袁中郎的評點。又有茅坤的蘇文忠公文鈔，鍾惺的三蘇文盛，和東坡文選，陳仁錫的蘇文奇賞，陶石簀的精選蘇長公合作，錢士簀的蘇長公集選。這一類評選的工作，很可藉以推測當代文人所受的影響，多少對東坡，是曾經「沾丐餘馥」的。至焦竑校定的東坡二妙集，索性把他的書牘和小詞，抽出單行。他的意思，是說東坡最妙的作品，要算這種小品東西。雖然這話未必確當，卻是我們可以從這上面參透晚明文壇的消息。我們與其提倡公安竟陵一派的小品，何如直截了當的，把他們的老祖宗擡出來，豈不更好嗎？

近人周作人在他做的重印袁中郎全集序裏面，曾經說過這樣的幾句話：

尺牘雖多妙語，但視蘇黃終有閒。……不知怎的，尺牘與題跋，後來的人總寫不過蘇黃。只有

李卓吾特別點，他信裏那種鬪爭氣分也是前人所無，後人雖有而外強中乾，卻很要不得了。

「外強中乾」這句話，我說是深中晚明文人之病。不但尺牘如此，其他各種的小品文字，又何嘗有能和蘇黃「真氣流轉」的作品，相提並論的呢？尺牘這件東西，本是家常便飯，是要信手拈來，自然語妙天下，不容有絲毫矯揉造作的。要他寫的好，全憑平日的修養。有了淵博的學問，超曠的胸襟，真摯的性情，偉大的抱負，涵蓄醞釀，自然出語不凡。這種信筆寫來的東西，後來的人總寫不過蘇黃的道理，也就在平日的修養不足罷了。

蘇黃尺牘的合刊，不知起自何時？至於把他們的尺牘，從全集裏抽出單行，山谷反較東坡爲早。據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有山谷刀筆二十卷，云：「此乃所著尺牘也。以年爲次，自初仕至館職四卷，居憂時三卷，在黔州三卷，戎州七卷，荆渚二卷，宜州二卷，皆於全集中摘出別行者。然是編向有宋槧本，非後人所爲。」可見尺牘一門，在宋代就很重視。東坡二妙集裏的尺牘，共是二十卷。他的編次，也和通行本吳門黃始所編的蘇黃尺牘不同。因爲時間的關係，不能夠把四庫本的山谷刀筆，拿來同校，這是編者所引爲憾事的。

蘇黃並稱，原來是因爲都善作詩的關係。宋史文苑傳說：「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

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庭堅自代，其詞有「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我們由此可以見到蘇黃文字，所以能够「冠絕」一世，並不是偶然倖致的。他們的品性和修養，都有過人的所在，所以他們信筆寫來的東西，特別是書信一類，尤其「天趣盎然」能够打動人們的心坎。這兩家的尺牘，各有各的好處，我們且把他分開來談談。

提到東坡，大家都曉得他是一位天才冠絕的詩人。據朱弁的風月堂詩話，有這樣一段記載：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其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也，他人豈可學耶？」

我們讀了東坡的文字，就會覺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這句話，不但是他的詩如此，他的尺牘小品，特別見出「一點瓦礫爲黃金」的手段，宋史本傳也說過：

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

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藪種純任自然，游行自在的精神，的確只有東坡一人，纔能辦到。他那超曠的襟懷，和卓犖的天稟，果然是一絕塵拔俗，一高不可攀。但是他的作品，也頗受他的思想和環境的支配。我們要瞭解他的尺牘的妙處，必得先把這種關係，提出略加說明：

東坡弱齡的時候，就頗崇尚風節。宋史本傳說：

軾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范滂是東漢時候最有氣節的人，曾遭黨錮之禍。我們看了上面的記載，就可以證明東坡的性格，是講究砥礪節操的。至於他的思想，受莊周的影響最大。他開始讀莊子的時候，就這樣說：「昔吾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他的哲學基礎，就在這時確立。後來他更泛覽佛教經典，又歡喜和一般和尚，做「方外之交」。所以他的思想，是極其超脫的。有人說他的文章，得力於維摩詰所說經，大致也有幾分可信。

講到東坡的身世，他名軾，字子瞻，眉州眉山山人。他的父母都是很有學識的。他在二十一歲的時  
候，就舉了進士。二十二歲，赴試禮部。這次的考官，便是鼎鼎大名的歐陽修。把他取在第一，又對他的  
朋友梅聖俞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他的聲名，從此就震耀一世了。做了幾年的小官，到過荆  
楚鳳翔等地。三十一歲，在京師，直史館。旋丁父憂，歸蜀。三年，免喪，還朝，因和王安石論事不合，求外任  
避之，改官杭州通判。在杭州三年，放浪湖山，縱情詩酒。這在東坡的生活史上，可算是一個最快樂的  
時期。他和尚往來，也是從這時期開始。思想上就不免要受他們的影響了。四十歲，移知密州，旋改  
知徐州。在這幾年中，他頗為得意。四十四歲，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不久，就有人害他，說他做的謝表，  
誹謗君上，突然把他逮赴臺獄。一面派人搜查他的書籍。他家的婦女，嚇得要死，把他著的書都燒了，  
還罵他說：「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後來案子了結，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住  
在黃州五年，天和一般田父野老，找他的「窮開心」。到了這時，他的涵養工夫，日加精進了。雖然  
是在危疑困苦的環境裏，他卻能「樂天安命」，并且不改他那平日的談諧風趣。他初到黃州，有這  
樣的幾句詩：

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這很可看出他的襟抱，是何等的灑脫啊！四十九歲，有量移汝州之命。沿長江而下，便游廬山。旋自泗州求居常州。五十歲，復朝奉郎，知登州。逾年，入京，官翰林學士。在任四年，請郡，得知杭州。杭州本是他的舊游之地，這次重來，自然是得意極了。在杭州三年，疏濬西湖，築蘇堤，直到今日，還爲世人所樂道。後又移知潁州。五十八歲還朝。任端明侍讀二學士。逾年，出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未到任間，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從此就過他的南遷生活了。這回得罪的原因，也是關於文字方面。御史說他掌內外制日所作的詞命，有詆斥先朝的嫌疑。所以東坡在南遷以後，絕對不敢輕易動筆。這在他的尺牘裏面，是處處表現着這種隱痛的。他在惠州住了三年，宋史說他「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後來又貶作瓊州別駕，叫他住在昌化。那個地方，就是現在廣東的海南島，那時還是一個半開化的所在，一切應用藥品都沒有，那真虧了他。一般官吏們，連房子都不給他住。他弄得沒法，只好自己買點地皮，造起土屋子來。他的感化力真是了不得，那地方上的人，都出來幫助他。聽說惠州一帶的人士，至今還是稱頌不衰呢！他這時年齡過了六十，在這荒島上，又差不多

住過三年。到了六十五歲，纔有量移廉州之命。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他經由廣州北行，剛到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算把他恢復自由了。後來過韶州，度大庾嶺，由贛州出江西境，行至眞州，瘴毒大發，趕到常州暫住，就在常州病死了。看他在病中給米元章的信說：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河水污濁不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笑談也。

又另一封裏面說：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

他到了臨危的時候，吐屬還是這般的饒有談諧風趣；他的胸襟的超曠，和平日的修養，也就可以窺見一斑了。

我們對於東坡的生平史實，既經大致明瞭，再去看他寫給朋友和親戚們的書信，更可證明他的天才卓絕，和他的尺牘爲他人萬萬寫不過的道理，並不是偶然的了。

東坡的全部尺牘，可以說是「信手拈來，都成妙諦。」他雖然處處表現着「談諧的風趣」，可是

他那蕭灑的態度，超曠的胸襟，和真摯的感情，熱烈的抱負，都是值得我們萬分贊佩的。試看他在黃州寫給李公擇的信：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失，付與造物。

你看，這是何等的硬漢！中國文人的特質，就是講究骨氣，也就是孟子所提倡的「浩然之氣。」這一方面也就表現東坡的爲人，頗受儒家的影響。再看他寫給蔡景繁的信：

……情愛著人，如繭膠油膩，急手解雪，尙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廢，莊周，令處置爲佳也。

這又可見他的思想，是出入於釋道之間。至於他那超曠的胸襟，和蕭灑的態度，到處都可見到。譬如他在黃州，所處的環境，是很惡劣的。他卻能「處之泰然」到處找他的窮開心。現在把他抄出幾段：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

未見議優劣也——答言上人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過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與王元直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媿。想當一笑也。——與毛維瞻

這都可以看出他的修養功夫。可是到了南遷以後，他的感傷氣分增多了。有時淡淡的一兩句話，叫人讀了爲之黯然。且看他在儋耳的作品：

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與張朝請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同上

輕描淡寫的「春色所不到也」和「但舉杯屬影而已」，這麼兩句尋常的話，他那感傷的氣分，確就敵過人家的數百千言。試把眼睛閉着一想，這是何等難堪的境地！像這種「絃外之音」，在他的尺牘裏，是應該到處細心領略的。

再說他的談諧風趣，特別善於調侃。例如他給徐得之賀生子的信：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再看他給賈耘老的信：

貧固詩人之常。齒落日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

雙荷葉是賈家的小妓。這個頑笑，可是開的不小。總之東坡的尺牘，無論關於那一方面，都是富有詩意，而且一任自然，沒有半點做作。我們讀了他，大可開拓胸襟，化除滯相。可是要想做到這種程度，那就要靠平日的修養，不是這本小冊子所能奏功了。

山谷是東坡的得意門生。他名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曾經舉過進士，起初做葉縣尉，後來教授北京國子監。東坡看見他的詩文，誇獎他說是：「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宋史文苑傳）旋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後又累

遷國史編修官，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說他修的實錄，不合事實，坐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他在戎州，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中人士，多仰慕他，從他講學，造就不少的人才。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到任纔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因爲和趙挺之有宿嫌，挺之說他做的荆南承天院記，有些「幸災樂禍」，又坐除名，羈管宣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就死了。他的生平，也是矜尚氣節的。因了文字得罪，又和東坡相同。雖然齊名不忝，可是我們不能不替他感歎啊！

講到山谷的尺牘，多半是教人怎樣做人 and 治學的。對於青年修養方面，是有很多的益處。可是論起風趣來，似乎不及東坡。他對東坡南遷後的文字，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看他答李端叔的信：

老來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爾！這可得到他晚年的趨向。他的尺牘，有時也彷彿東坡風度。例如答李端叔：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皆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慵作

詩爾公比來亦遊戲翰墨間耶？

這種筆調，是很近東坡的。

他教人治學和做人的道理，比較在全部尺牘裏佔的成分最多。他是注意躬行實踐的學者，所以他在給洪甥駒父的信上說：

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

又在給徐甥師川的信上說：

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

又在給秦少章的信上說：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盡，檢閱不厭勤耳。

又在答王子子的信上說：

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

這些看去似老生常談，可是立身治學的要道，不外乎此，也是值得我輩當作「座右銘」的。

總之，尺牘是應世的主要文字，而蘇黃尺牘又是古今尺牘中第一部傑作。兩家的風趣，雖然各有不同，而信手拈來，都是作者全部人格和修養的表現，「超凡入聖」，讀了可以啓發人們的天機。這裏面有的是妙語真情，搥之無盡。倘若把他當作尋常書信來看，那又不免「失之千里」了。

# 目次

## 蘇軾

與李方叔三首	一	與鄭靖老二首	一二
與徐仲車	三	與滕達道九首	一四
與吳秀才	三	與朱康叔四首	一九
與彥正判官	四	與李之儀三首	二一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	五	與馮祖仁	二三
與溫公二首	六	與廣西憲曹司勳二首	二四
與魯直二首	八	與范夢得	二五
與陳傳道二首	九	與孫叔靜三首	二六
與王敏仲二首	一一	答劉貢父	二七

答曾子宣	二八
與李公擇	二九
與姜唐佐秀才三首	二九
與傅維巖祕校二首	三一
與林天和長官八首	三二
與張朝請五首	三五
謝呂龍圖	三七
與蒲誠之	三八
答楊濟甫	三九
答寶月大師	三九
與大覺禪師連公	四〇
與康公操都官	四一

---

與楊濟甫	四一
與周開祖	四二
答水陸通長老四首	四三
答程彝仲	四四
與王慶源二首	四五
答金山寶覺禪師	四六
答周開祖	四七
答蜀僧幾演	四八
與眉守黎希聲	四八
答晁叔美	四九
與范子豐	四九
答參寥	五〇

與文與可	五二
與鮮于子駿	五一
答周開祖	五二
答呂熙道	五二
答范純夫	五三
答李昭玘	五三
答范蜀公四首	五四
答言上人	五六
與王慶源	五七
答李寺丞	五八
與陳季常四首	五八
答吳子野三首	六一

與李公擇二首	六二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	六三
答蘇子平先輩	六四
與蔡景繁八首	六五
答陳季常	六九
與錢世雄	六九
與楊元素	七〇
答上官長官二首	七〇
與人	七一
與巢元修	七二
與蒲傳正	七三
與子安兄	七三

與王元直	七四	答賈耘老三首	八一
答趙晦之二首	七五	與千之姪	八三
與蹇序辰	七六	與開元明師二首	八四
答濠州陳章朝請	七六	答王定國三首	八四
與徐得之三首	七七	與楊康功	八六
答程彝仲推官	七八	答王慶源	八七
與孟亨之	七九	與潘彥明	八七
與毛維瞻	七九	與王慶源	八八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七九	答佛印禪師	八八
答開元明座主	八〇	與知縣	八九
與清隱老師	八〇	與王慶源	八九
與王文甫	八一	答劉貢父	九〇

答呂元鈞	九〇
與千之姪	九一
與楊君素	九一
答龐安常	九二
答李方叔二首	九二
與陳懿叔	九三
與佛印禪師	九三
與吳子野	九四
答王定國	九四
與趙德麟	九五
與參寥	九六
與孔毅父	九六

與范純夫	九七
與人	九七
答潘彥明	九八
與子安兄	九八
與錢濟明	九九
與程德孺	九九
答錢濟明	一〇〇
答徐得之	一〇〇
答參寥二首	一〇一
答王商彥	一〇三
與程天侔	一〇三
與程正輔提刑九首	一〇四

答王敏仲二首	一〇九	答錢濟明	一一三
與范純夫	一一〇	答蘇伯固三首	一一四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一一〇	與錢志仲	一二六
與林濟甫	一一二	與人	一二六
答程全父推官五首	一一二	與宋漢傑	一二七
答程天侔二首	一一五	答廖明略	一二七
與鄭嘉會	一一六	答孔毅夫	一二八
與元老姪孫三首	一一七	答蘇伯固	一二九
與范元長	一一九	答王幼安	一二九
與秦少游	一二〇	答胡道師	一三〇
與楊子微四首	一二〇	與子由	一三〇
與歐陽晦夫	一二三	與米元章五首	一三一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一三四

### 黃庭堅

與洪甥駒父五首……………一三五

與徐甥師川二首……………一三八

與秦少章四首……………一四〇

與俞清老二首……………一四二

與王立之承奉……………一四三

與潘邠老四首……………一四四

與王立之承奉八首……………一四五

與徐彥和……………一四九

與景善節推……………一五〇

答曹荀龍……………一五〇

與宜春朱和叔……………一五一

與晉甫……………一五一

與俞清老……………一五二

答王子飛二首……………一五二

答王子子……………一五三

答南溪宰石信道人二首……………一五四

答朱子茂殿直三首……………一五五

答棘道尉句宗高……………一五七

答王周彥	一五七
答王秀才	一五八
答王太虛	一五九
與陳斌老	一五九
答黔州譚司理	一六〇
與清長老	一六一
答徐錫師川	一六二
答廖宣叔	一六二
答王觀復	一六三
答蘇大通二首	一六四
與王君全	一六五
與人	一六六

---

答人	一六六
與周達夫	一六七
答李端叔二首	一六七
與人	一六八
與王子飛	一六八
與王子飛兄弟	一六九
與明叔少府三首	一七〇
答荊州族人顏徒	一七二
與益修四弟強宗	一七二

# 蘇黃尺牘選

蘇軾

與李方叔(一) 黃州

久不奉書問爲愧。遞中(二)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三)何以致足下拳拳(四)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者十餘日，門外水天相接。今雖已晴，下潦上蒸，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一)李廌字方叔，華州人。少以文爲蘇軾所知，軾亡，廌哭之慟。著有師友談記、濟南集等書。(二)遞中猶書郵中。(三)無狀自謙之辭。(四)拳拳懇摯之意。



又 北歸

頃年於稠人(一)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二)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三)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四方更欲求其似逸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五)皆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研。

(一)稠人猶言衆人。(二)張來字文潛，楚州淮陰人，有宛丘集。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有淮海集。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洪州分寧人，有山谷全集。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有雞肋編。四人皆以文字受知於軾，時稱「蘇門四學士」。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工詩，爲軾所愛重，與黃庭堅齊名，時稱「黃陳」。有后山集。(三)未艾猶未已也。(四)間關，艱澀之義，狀道路之難行。(五)迨過，皆軾子。

又 北歸

某啓：比(一)辱手教，邇來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飄然一布衣(二)亦幾不免。淳甫(三)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四)而已。憂患雖已過，

更宜掩口以安晚節也。不訝不訝。(五)

(一)比近也。(二)布衣謂未入仕途之人。(三)范祖禹字淳甫，一作純夫，華陽人。(四)清議謂清流所持之議論，猶言輿論也。(五)訝，驚怪之狀。

### 與徐仲車(二)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益然(二)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荷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三)「當書諸紳」(四)寢食不忘也。

(一)徐仲車名穰，山陽人，治平四年進士，有節孝集。(二)益，厄浪切，深顏。益然，盛貌。(三)見論語憲問篇。(四)紳，詩音切，晉中大帶也。論語：「子張書諸紳。」

### 與吳秀才 黃州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跡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子衝冒大熱，開關榛莽，曲賜照顧，一見灑然。(二)遂若平生之權。典刑(二)所鍾，既深歎仰，而

大篇璀璨，(三)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跡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四)正快如九鼎(五)之珍，徒咀嚼一瓣，(六)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一)灑然驚貌。(二)詩：「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鄭箋：「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三)瑾，取悔切，催上聲。璣，次案切，音榮。璀璨，玉光也。(四)珠玉，指文章。(五)鼎，銅器，古以盛食物。(六)嚼，呂轉切，戀上聲，塊切肉也。

###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一)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二)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三)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四)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頤佳紙名葦，(五)重煩厚意，一一捧傾訖，感作(六)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一) 磬，磬徑切，音磬，樂器，以玉或石爲之。(二) 鏗，渴耕切，音磬，金聲。瑟，瑟風聲。(三) 概，你板切，澹韻。漉然汗下，言慚愧也。(四) 揭，極勳切，音忌。佛家所唱詞句謂之偈。(五) 芥，并轉切，音外，茶之晚取者。(六) 作，字學切，藥韻，慚愧也。

### 與毛澤民推官(二) 惠州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時自厚。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三)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一) 毛滂字澤民，江山人。元祐中，賦守杭州，滂爲法曹。賦得其所爲文，深器重之。有東堂集。(二) 韶，薄樂名，殷湯所作。(三) 韶州，今廣東曲江縣。

又 黃州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一) 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賦。(二) 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三) 死罪！

(一)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二) 賦，許旺切，音況，賜與也。(三) 莊子：「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注：「鹵莽滅裂，輕脫未略，未盡其分。」

與溫公(一) 徐州

春末，景仁丈(二) 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三) 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忤無已。此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

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肯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三）佳山水，魚蟹伴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一）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官至尚書左僕射，卒贈太師溫國公，著有資治通鑑、獨樂園集等書。（二）范鎮字景仁，華陽人。（三）蘇軾知密州時，曾於署後築超然臺。（三）彭城卽徐州。時蘇軾自密州移知徐州。

又 黃州

謫居窮僻，（一）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二）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三）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矚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一)時軾貶官黃州團練副使。(二)京洛謂汴京洛陽也。(三)芒背謂如芒刺之在背。

### 與魯直

晁君(一)寄騷(二)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三)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奇，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一)晁君當謂晁補之。(二)騷，離騷體文字也。(三)箴，支音切，音斟，規戒也。

### 又惠州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卽日想已達黔中。(一)不審起居何似？土風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二)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開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

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三)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間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一)黔中，今貴州地。時臨堅坐杖黨貶官黔中。(二)惠州，今廣東惠陽縣。時軾方貶官於此。(三)胡麻、茯苓，皆藥名。

## 與陳傳道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慰，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一)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

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二)出爲方面，(三)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一)惕梯激切音剔，懼也。(二)侍從，謂文學侍從之臣。(三)方面，謂官太守，獨當一面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一)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二)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少仲耶？傳道豈久筦庫者？末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一)勞來，慰勉之意，勞讓去聲。(二)正字，官名。

與王敏仲 惠州

某垂老投荒，(一)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二)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三)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醜縷(四)此紙，以代面別。

(一)投荒，遠竄也。(二)春秋時吳季札居延陵，稱延陵季子，嘗葬其子於贏博之間，不封不樹。(三)寂照，佛家語，謂靜寂而心光明朗也。(四)醜，虛託切，歌韻，醜，縷，委曲也。

又 惠州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一)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鼓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鼓，又此州無黑豆，

聞五羊(一)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鼓，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一) 旅泊，謂羈旅漂泊也。(二) 五羊城，即今廣州城。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廣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

### 與鄭靖老 北歸

某啓：到雷州(一)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二)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三)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四)，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五)，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六)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七)。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卻雇舟泝賀江(八)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九)。老業可奈可奈！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一) 雷州，今廣東海康縣。(二) 廉，今廣東合浦縣。(三) 邕，今廣西邕寧縣。(四) 百罹，猶百憂也。(五) 志林書傳，皆賦所著。

魯(六)北流今廣西縣名(七)容今廣西容縣。藤今廣西藤縣。梧今廣西蒼梧縣。(八)賀江源出廣西富川縣南至廣東入西江(九)永今湖南零陵縣。

又

某見張君愈，乃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摺摺。(一)令史(二)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三)也。而卿貳(四)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五)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六)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七)，豈適把玩耶？某頓首。

(一)摺摺，拾取之也。摺摺，連切，君去聲。摺之益切，音隻。(二)令史，官階，較卿貳低。(三)韓愈字退之，曾著諱辯。(四)卿貳，官階，較令史高。(五)陶潛詩：『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秉，執持也。(六)朱邑，漢紆人，曾爲桐鄉令，官至大司農，死葬桐鄉。(七)金剛經：『如露亦如電。』

### 與滕達道

某到此時，見荆公（一）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二）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篤見子由（三）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買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四）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五）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一）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官至宰相，封荆國公，有臨川集。（二）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三）蘇轍字子由，軾弟。  
筠，今江西高安縣。時子由方監筠州酒稅。（四）公擇，李當也，曾知湖州。（五）常州，今江蘇武進縣。

又

開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任，安道（一）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而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今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卻逍遙堂（二）橫廊，竊謂宜且留之；想未必

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三)卑意又欲其窈窕，(四)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一)張方平字安道。(二)逍遙堂在徐州。(三)軒豁，開朗貌。(四)窈窕，深遠貌。

又

某再啓：前蒙惠建茗(一)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旣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識矣。(二)見報中憲。(三)言玉汝右揆。(四)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一)建茗，謂福建所產茶也。(二)識，差語切，沁韻，兆也。(三)中憲，官名。(四)轉檳字玉汝，開封雍邱人。右揆，右丞相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一）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一）資暇錄：「代稱士流爲措大，言其俯階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望望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故亦謂之酸子。」

又 黃州

某啓：知前事尙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一）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二）得其詳乎？雖廢業，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一）黃州也，前臨長江。（二）西事，謂西夏犯邊事也。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有無？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一）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二）纏繞愛賊（三），故爲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一）質證明之意。（二）火宅，佛家語，以火宅喻三界之死生也。（三）愛賊，亦佛家語，言愛者害人，有如盜賊也。

又 揚州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搆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桌二十四隔者（一）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賜不淺也。有便，望願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亂，尙紛紛也。

蘇黃尺牘選

一七

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一)多藝，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遣瀟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一)累子，所以盛食物，猶今之食隔也。(二)綿竹，今四川縣名。

又 揚州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一)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作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一)入一文字，謂上一次奏摺也。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一)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

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與（二）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三）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攬撓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一）契乞聲切，讀若揭。契，闕，勤苦也。（二）宜，與今江蘇縣名。（三）湖，謂湖州。

### 與朱康叔（二） 黃州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二）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忤！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付洪州，遞與之。（四）

已遷居江上臨皋亭，（五）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一）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二）掾，欲倦切，緣去聲，古佐貳官之通稱。（三）賤累，謂家眷也。（四）洪州，今江西南昌。遞，通信之人，猶今之郵差也。（五）臨皋亭，在湖北黃州。

又 黃州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飲，同感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一）峻陟。（二）

（一）膺受也。（二）峻陟，猶言高陞也。

又 黃州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董義夫（一）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唱遍（二）。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削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卻求爲書，拋磚（三）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爲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

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一）董鉞字義夫，鄱陽人，自東川鵬官歸，曾過黃州訪軾。（二）般涉調，爲燕樂所用宮調之一，嗆過曲牌名。（三）拋擲引玉，自謙之辭，語出於唐代趙嘏常建題詩故事。

## 又 黃州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一）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十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尙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末由展奉，尙冀以時自重！

（一）墮簡，猶言賜書。

## 與李之儀（二） 北歸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

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二)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三)云：「鬚髮已皓然，顏極丹且漚。」(四)僕亦正如此。各宜闕齋。(五)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一)李之謨字端叔，無棣人，能文，尤工尺牘，軾稱其入刀筆三昧，有姑溪詞。(二)秦觀南遷，死於藤州。(三)迨，軾次子。(四)漚，潤澤也。(五)闕齋，猶言保養也。

又 眞州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己，決歸許下矣。(一)但須少留儀真。(二)令兒子往宜興，割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三)晚節益牢落，(四)正賴魚軒(五)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一)許下今河南許昌縣。(二)儀真今江蘇儀徵縣。(三)坎軻行不利也。(四)牢落落拓不偶也。(五)魚軒謂夫人也。左  
傳注：「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 又 北歸

近孫叔靜奉書，遠遞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一)世間美仕復有過  
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二)卽往淮浙間居處，多在  
毗陵也。(三)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四)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某再拜。

(一)宋代官府之卸任者，多食祠祿。時軾南遷放歸，有提舉玉局觀之命，所謂領祠也。(二)虔今江西贛縣。(三)毗陵今  
江蘇常州。(四)杜甫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 與馮祖仁 南遷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一)不敢具啓答謝，感作不可言喻。老

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關闕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二)首當詣字下，區區非面不既。(三)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一)未拜告命，謂未奉詔書也。(二)曲江，今廣東縣名。(三)不既，不盡也。

### 與廣西憲曹司勳 惠州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附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恐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一)以盡天年，卽日殊健也。公別後，開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二)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三)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四)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五)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六)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七)而近歲綏馭。(八)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一)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二)華嚴佛經。(三)廟食，謂立廟祭饗也。(四)一削，謂削簡上書也。(五)信眉，猶言揚眉吐氣。信與伸通。(六)高郵，今江蘇縣名。(七)洞丁，鑿洞中丁壯，卽苗子也。交趾也。(八)綏馭，謂安撫駕馭也。

又 惠州

公勸某不作詩，又卻索近作。閔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敝復」(一)旨揮，(二)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三)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示也！

(一)永不敝復，謂永久不得復官也。(二)旨揮，猶言命令。(三)行腳僧，猶言游方和尚。

與范夢得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爲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爲耿耿耳。乍暄，(一)惟順候自重。因李彥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一)暄，虛爲切，元韻，日暖也。

### 與孫叔靜

昨日辱臨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一)未卽詣謝，又枉使旌，(二)重增悚傷。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一)不可以風，猶言不可以受風涼也。(二)使旌，使者之旌節。此猶今言勞駕也。

### 又 北歸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一)故復少留。因來淨惠。(二)

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一)解，解纜也，此謂不可開船。(二)淨惠寺名。

又 北歸

眉山人(一)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二)，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三)病亡；官爲藁殮(四)，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殮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治其殮，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五)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一)眉山，今縣名，屬四川。(二)海南，今廣東瓊崖地。(三)新興，今縣名，屬廣東。(四)藁殮，謂草草殮殮也。(五)須，待也。

答劉貢父(一)

蘇黃尺牘選

二七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皙（三）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四）慰士大夫之望。未開，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一）劉攽字貢父，號公非，新喻人，官至中書舍人。曾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有公非先生集。（二）下車，猶言上任也。（三）皙，層微切，音析，明辨也，沿用爲「白皙」之皙。（四）覲，忌印切，音儘。朝見天子曰覲。

### 答曾子宣（一）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二）所迫，率以半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三）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一）曾布字子宣，南豐人，登第，官至右僕射，與蔡京不相能，責授舒州司戶，卒。（二）詞頭，當指案牘。（三）食言，行反其言也。有如河，指河水爲誓也。

## 與李公擇（一）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二）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三），讀之慘懷，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一）李常字公擇，建昌人，與王安石善，而極言安石所行新法不便，官至御史中丞。（二）潮州，今廣東潮安縣。（三）廬山有棲賢寺，風景絕幽。

## 與姜唐佐秀才（一）

今者，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二）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一）姜唐佐名君弼，瓊州進士。（二）天慶，道觀名。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駁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儻耳

某已得合浦（一）字文，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二）渡海，無緣更到瓊（三）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貳車（四）略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爲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爲幸。

兒子治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煙蘿子兩卷，吳志四册，會要兩册，並馳納。

（一）合浦，今縣名，屬廣東。（二）澄邁，今縣名，清屬廣東瓊州府。（三）瓊州，今廣東瓊山縣。（四）貳車，謂佐雜官也。

與傅維巖祕校 儻耳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今古，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微，（一）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時及物，中無所愧，卽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一）微，記要切，音叫，邊微也，以木櫺爲蠻夷界也。

又 儻耳

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一）面壁（二）而已。彼中如有蔗（三）藥治病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齷賤，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一）杜門，閉門也。（二）面壁，面朝壁而坐，如老僧入定時情景也。（三）蔗，與粗通。

### 與林天利長官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住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卽而謝爲媿耳！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一）不果詣達，愧負多矣！經宿起居如何？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君者？願益進比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樵養也。（二）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一）龍鍾，尸疊韻形容字，本作體種，言身體衰憊也。（二）穠，卑天切，讀如穠，耘田也。除草也。養，古隱切，音衰，以上壅苗根也。左傳：「是種是養。」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薑花欲出，錄夢得（一）詩去，庶致此餽也。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麾勾押（二）送來爲幸。草草奉啓，不罪。

（一）劉禹錫字夢得，唐代詩人。（二）旨麾勾押，謂發令遣差役將其勾取押解也。

又 儻耳

高君一臥遂化，（一）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僮仆者不可勝計。柰何柰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二）想聞之亦爲之慙然也。（三）某再啓。

（一）古稱人死爲乘化。（二）狼狽，謂顛厥困頓也。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三）慙然，失意貌。慙，無轉切，音武。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

卽披奉，(一)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一)披奉，猶言披心奉見也。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歎奉！(一)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住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一)歎奉，謂款待接奉也。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住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一)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小款曲。(二)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一)邂逅，系隘切，讀如械。逗，荷漏切，音候。邂逅，不期而會也。(二)款曲，謂表示誠意。

與張朝請

儻耳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一)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二)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三)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一)治下，謂所治之境內也。(二)餘庇，猶餘蔭。(三)若時，猶言順時也。

又  
儻耳

蘇黃尺牘選

三五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一）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早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一）海康，今縣名，清屬廣東雷州府。

又 儻耳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二）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二）輿議，猶言輿論。

又 儻耳

某啓：久不上牀，想察其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慙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尙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儻耳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一）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二）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無已。

（一）京洛謂汴京與洛陽也。（二）海錯，謂海中產物，種類複雜也。禹貢：「厥貢鹽絳。」海物惟錯。」

### 謝呂龍圖（一）

前以拙訥，（二）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

美觀。蔀(三)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煖然之春，有以嫗育(四)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五)再詣館下。臨紙澀，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一)龍圖閣名。宋代有龍圖閣學士之官。(二)訥，奴沒切，讀如納，難言也。(三)蔀，普殿切，音剖。《易注》：「蔀，覆也。障光明之物也。」(四)嫗，郁據切，遇韻。老婦人之稱。嫗，音謂嫗煦養育，如保護兒童也。(五)齋沐，齋戒沐浴也。

### 與蒲誠之 鳳翔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贖(一)手教來，雖有傾渴(二)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某比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爲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三)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釋(四)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處而樂者否？新牧倅(五)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冀順時自重！

(一)齊·賡西切，音濟，送也。(二)傾，湯，言傾慕若湯也。(三)扶護，謂扶柩護送也。(四)尋，釋，猶言研究，釋，移，籍切，音亦，引其端緒而窮之也。(五)牧，謂州官，倅，謂州通判。

### 答楊濟甫 除喪還朝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住佳勝。某比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一)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二)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一)貢院，猶今之考試院。(二)宜秋門，開封城門。

### 答寶月大師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一)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一)王誥字晉卿，太原人，徙居開封，尚英宗女魏國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能詩，善書畫，與軾爲友。

### 與大覺禪師璉公 杭倅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一)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土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賣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伏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二)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三)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閒暇當錄寄也。

(一)禪月所畫羅漢。(二)錢塘，即今杭州。(三)陳州，今河南淮陽縣。

## 與康公操都官

杭倅

某稔(一)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二)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三)也。東陽(四)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一)稔，日飲切，音稔，穀熟也，引申爲熟悉之義。(二)二浙，謂浙東浙西也。(三)卒歲，猶言度此歲月也。(四)東陽，今縣名，清屬浙江金華府。

## 與楊濟甫

杭倅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比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一)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二)相近，可以

時得沿牒(三)相見，私願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一)密州，今山東諸城縣。(二)齊州，今山東歷城縣。(三)牒，迪協切，音蝶，札也。官文書亦稱牒。(四)潛，節姦切，音咽。潸然，淚流不止貌。

### 與周開祖 去杭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一)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樵魯(二)，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眞作數日惡(三)。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四)，亦非細事。

(一)公擇，李常也。元素，楊繪也。子野，張先也。孝叔，劉述也。令舉，陳舜俞也。賦有六客詞詠其事。(二)樵魯，鈍也。(三)作數日惡，言數日心緒惡劣也。(四)彼此以詩歌相贈答，謂之唱酬。

答水陸通長老 密州

近過蘇臺，(一)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衰朴陋，僧齷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一)蘇臺指蘇州。

又 密州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二)甚奇，此中未嘗識也。菓子兩卷，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既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告爲速達此意！

(一)溫柑謂溫州所產柑也。

蘇黃尺牘選

又 密州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一）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一）開堂登座說法也。

又 密州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卻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程彞仲 密州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二）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比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一）東武，卽密州。

### 與王慶源 密州

陵州（一）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比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方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二）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一）陵州，在今四川仁壽縣東。（二）瑞草橋，在賦故鄉眉山。

又 密州

高密(一)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二)無虛日。凡督捕姦囚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一)高密卽密州。(二)剽，要切，漂去聲，劫也。

答金山(一)寶覺禪師 密州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旣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比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卽當

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一)金山在鎮江城外，俯臨長江，形勢絕勝。

### 答周開祖 密州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某比無恙，已被旨(一)移河中府，(二)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辭，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四)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一)被旨，猶言奉命也。(二)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三)令舉，陳聖俞字。(四)魏武，魏武帝曹操也。

###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一）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二）如此，蓋時文凋敝，故使此二僧爲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勦（三）人知而鼓譽（四）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賜，聊奉廣耳。

（一）貫休、齊己，皆唐代詩僧。（二）赫奕，聲名顯耀也。（三）勦，與所通，求也。（四）鼓譽，猶言鼓吹擊譽。

### 與眉守黎希聲

徐州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一）雖滯流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

時自重！

(一)有旨借留，謂有詔命許借留任也。

### 答晁叔美

徐州

向承出按淮甸，(一)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二)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一)淮甸，謂近淮水之地也。(二)無告，謂痛苦無可申訴也。

### 與范子豐

徐州

近專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

決口(一)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二)，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一) 決口，謂隄崩處。(二) 四明，今浙江寧波。

答參寥(一) 徐州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真贊尙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一) 簡道潛字參寥，於潛人，能詩，與軾善，後得踰惡俗。

與文與可(二)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一)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三)；又卻不見使者背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四)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一)文同字與可，梓潼人，善畫竹及山水，曾守湖州，故亦稱文湖州。(二)廊廟間，猶言朝廷內也。(三)桂玉之困，謂生活極度之萬，米如珠玉新如桂也。(四)彭門，今江蘇徐州。

與鮮于子駿(一) 徐州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閒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

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一)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一) 鮮于侁字子駿，朗州人。(二) 柳永字耆卿，崇安人，亦稱柳七。善爲歌詞，歌體從俗，天下詠之。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

答周開祖

湖州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殞，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

湖州

南都住半月，恍然(一)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

厚者？  
湖州（二）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一）悅許枉切，養顏，失意貌。（二）湖州，今浙江吳興縣。

### 答范純夫 湖州

向者深望軒從（一）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二）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三）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一）軒大夫以上之乘車也。從，讀去聲，謂侍從之人。（二）治，謂官守所在地，猶言任所。（三）五老，在江西廬山，五峯峙立，如環拱狀。

### 答李昭玘（一） 黃州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二）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三）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

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四）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五）不復措辭。近有李彥者，陽翟人，（六）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聞，惟萬萬自重！

（一）李昭玘字季成，鉅野人，官起居舍人，有樂辭集。（二）賦讀官黃州，曾於其地建雪堂，後赤壁賦所謂「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是也。（三）眩，穴精切，音術，目無常主也，猶俗言眼花。（四）明略，廖明略也。（五）格筆，猶言闢筆。（六）多直倅切，讀如柴上聲，與騰通。陽翟，今河南禹縣。

### 答范蜀公（一） 黃州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二）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三）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一）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論新法與王安石不合，官至端明殿學士，累封蜀郡公。（二）子舍，謂小房。（三）物故，死亡也。

又 黃州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sup>(一)</sup>之側，旦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sup>(二)</sup>；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尙有少房緡<sup>(三)</sup>。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一)函丈，講席也。禮：「席間函丈。」函猶容也。(二)荆渚，卽荆溪，水名，在江蘇宜興縣南。(三)緡，送實切，音民，錢貫也。

又 黃州

承別紙示諭麴蘖<sup>(一)</sup>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sup>(二)</sup>，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

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三）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一）麴區郁切，穹入聲。麴逆傑切，音孽。麴藥酒母也。（二）干盾也，以革爲之，戰時用以禦兵刃者。楯與盾通。（三）瞿曇亦作喬答摩，梵語佛之先世本姓，瞿曇故世稱佛爲瞿曇。

又 黃州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大丈夫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二）

黃州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一)舊游，未見讓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一)上人和尙之稱。(二)武林今浙江杭州。

### 與王慶源

黃州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忤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 黃州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一）如當初不及第，（二）卽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一）匹，猶替也。（二）不及第，謂不登進士第也。

與陳季常（一） 黃州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二）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三）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頤

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遺賣家傳去，別細奉書。

(一)陳慥字季常，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稍壯折節讀書，晚乃邂逅光黃間。賦在黃，與之厚善。(二)憚燈錄：釋道原撰，所撰皆禪宗語。(三)舊五代史，薛居正撰。新五代史，歐陽修撰。

## 又 黃州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絨，及承雄編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一)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遊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臬(二)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三)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

(一)懸弧之日，謂生日也。禮：「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弧，滑音切，音胡，木弓也。(二)臨臬，亭名，在黃州。(三)承天，寺名。

又 黃州

欲借易家文字，又史記索隱正義，(一)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甕(二)但不惜，不須更爲恨也。

(一)史記有司馬貞案，嚴守節正義。(二)春甕，謂甕中所儲春酒也。

又 黃州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一)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二詩，錄去，幸祕之！自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一)武昌，今湖北鄂城縣。(二)李長吉，名賀，唐代大詩人。

答吳子野 黃州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鄉居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一）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愛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一）窮約猶言貧窘也。

又 黃州

承三年廬墓（二）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三）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四）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四）至懇至懇！

(一)廬，墓，謂結廬於父母墓旁守孝也。(二)直，講官名。(三)快，趨宣切，音銓，改也。(四)入石，猶言刻石。

又 黃州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 黃州

知治行(一) 寔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二) 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一)治行整治行裝也。(二)詩小雅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那，多也。」鄭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 又 黃州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一)坎壈，不得志也。(二)尊主，謂尊君，澤民，謂福利民衆也。

## 答湖守刁景純(二) 黃州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咏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二）藹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一）刁約字景純，上蔡人，天聖進士。後居潤州。（二）風謠，猶言歌頌也。

又 黃州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佳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

難好，掃地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 與蔡景繁

黃州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 又黃州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壙，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一)寸壙，猶言寸土。(二)僭，子念切，失去聲。越職而言，謂之僭言。

又 黃州

特承惠寄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一）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一）行部，猶言巡視所屬也。

又 黃州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泉南畔，竟添卻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一）臨海石室，信如所論。前某嘗攜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漢索涼州（二）凜然有兵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

破戒奉和也。呵呵！

(一)胸。檻子切，音勦。胸山在今江蘇東海縣南四里。(二)漢。胡郭切，音穫。漢。索涼州琵琶曲名。

又 黃州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荷！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一)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蘆略，大不佳，真壞卻也！適會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一)傳音轉。傳舍猶今言旅館也。

又 黃州

黃陂(一)令李顛(二)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紆，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蘇黃尺牘選

六七

(一)黃陂縣名，今屬湖北。願(二)羽選切，音裕。

又 黃州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羈膠(二)油膩，急手解雪，尙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三)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謾傳耶？(三)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調？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一)羈，救伊切，音稽，黏鳥之膠也。(二)維摩，維摩詰也。莊周，莊子也。二氏皆能達觀。(三)設，儻猶諱言。

又 黃州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二)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剗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

所能盡也。

(一) 語出莊子。猶言衛生之法也。

### 答陳季常 黃州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觀縷。

### 與錢世雄 黃州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惰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一)跋尾，必達也。吳江(二)官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三)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四)人口漸少，當稍息肩，

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五）奉啓。

（一）遺教經，道家經典。（二）吳江，今縣名，屬江蘇。（三）垂虹，橋名，亦曰長橋，在吳江縣東，凡七十二洞，舊有垂虹亭。（四）德興，縣名，屬江西。（五）三衢，明一統志：「三衢，浙江衢州府。」

### 與楊元素（二）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祕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所編本事曲子（二），足廣奇聞，以爲閒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一）楊繪字元素，蘇州人，曾知杭州。（二）繪有時賢本事曲子集，多記詞林逸事，當卽此書。

答上官長官

黃州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睨，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黃州

詩篇多寫洞庭（一）君山（二）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早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而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一）洞庭湖名，在湖南。（二）君山，在洞庭湖中，與岳州相近。

與人 黃州

蘇黃尺牘選

示諭燕子樓記，(一)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二)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三)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一)燕子樓在徐州，爲唐節度使張建封妾盼盼所居。(二)蹟，知肄切，音致。困蹟，事不利也。(三)箋注，謂人將傳會事實，妄加說明也。

### 與巢元修 黃州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一)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牢城(二)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一)餠，龍藍切，音談。六書故：「今以滷餅卷肉，切而薦之曰餠。」(二)牢城，黃州小地名。

## 與蒲傳正(一)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簞，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一)蒲宗孟字傳正，新井人，皇祐進士，官至尚書右丞，知杭州。性修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郤舍。賦會與書勸以慈儉云。

## 與子安兄

黃州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

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睛作羹，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還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一)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二)一僕。與子乘丈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三)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一)邸報，謂朝內公報也。(二)款段，後漢書注：「款猶緩也，」言形款遲緩也。(三)奄忽，疾貌，此謂死亡之速。

答趙晦之(一) 黃州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一)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一)趙昶字晦之，曾官東武令。(二)符以竹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各存其一，合之以爲徵信者也。徼邊也。剖符南徼，猶言奉命至南邊作官也。

又 黃州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一)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二)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浼瀆。藤(三)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一)戚，憂貌。(二)蒲永昇，成都人，善畫山水，性嗜酒放浪，人或以勢使之，則嬉笑舍去，遇欲畫，不擇貴賤。(三)藤，藤

州也。

### 與蹇序辰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尙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一)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一)齟齬音咀語，齒不正而參差出入也。故意見不相合，亦曰齟齬。

### 答濠州陳章朝請(一)

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二)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慚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尙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

罪廢屏居，交遊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慰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一) 涿州，今安徽鳳陽縣。朝請官名。(二)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曾知杭州。捐館，謂捐棄館舍，即死亡也。

### 與徐得之

昨日已別，情悰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1) 呵呵！

蘇黃尺牘選

七八

(一)皇與暹通，暇也。

又

定省(一)之暇，稍葺閑軒，簞瓢鷄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二)倘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一)定省，謂定其衽席，省其安否也。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二)簪首，弁，連冠於髮者也。組，綬屬。簪，謂官吏服飾。縻，密宜切，音糜，繫也。

### 答程彝仲推官 黃州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餅<sup>(一)</sup>、笋脯<sup>(二)</sup>，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sup>(三)</sup>。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斤，食已，可與道媪對啜也。

(一)餅與飯通。(二)笋脯，笋乾也。(三)芻豢，音初宦。芻，草食，謂牛羊。豢，穀食，謂犬豕。

##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sup>(一)</sup>。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一)燐，穴局切，音螢，光也，明也。

##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南遷

蘇黃尺牘選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隨夫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一）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宜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一）持誦，謂持咒念佛也。

### 答開元明座主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實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功，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一）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一）窮蹇，困阨也。

### 與清隱老師

淨因（二）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纓絆，（三）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一)淨因寺名。(二)櫻絲、香櫻羅絲，謂官守也。

## 與王文甫 黃州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一)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 陳留，(二)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可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語，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一)汝州，今河南臨汝縣。(二)雍丘，在今河南杞縣。陳留，今縣名，屬河南。

## 答賈耘老(一)

久不奉書，尙蒙紀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

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一)買收字松老，烏程人，著有懷蘇集。(二)雙荷葉，松老家小妓。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一)滕元發，東陽人，舉進士，歷知鄆州、真定、太原，治邊涼然，號稱名帥。(二)張鎬，字從周，博州人，起布衣，唐肅宗時官至宰相。(三)老杜，杜甫也。(四)蕭嵩，唐開元中，官河西節度使。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買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一) 斗，卽斗字。

##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一)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二)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卻老姪一姨，子由乾姪也。住二十來日，卻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一) 泗州，今安徽泗縣。(二) 陽羨，今江蘇宜興縣。

與開元明師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尙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還南也。知之。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一)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二)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一)致政，謂文卸政事也。太保，官名。(二)僧寺亦稱伽藍。名藍，謂有名之寺院也。

答王定國(一)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一)王季字定國，且孫。從試學爲文，賦下御史臺，而季亦坐貶賓州監酒稅，凡三年。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鍊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豬魚蒜，遇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一)嘗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二)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一)君實，司馬光字。(二)古稱皇帝死曰升遐。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一)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一)遠外，謂疎遠自外也。

###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一)楊次公惠法醞(二)一辭，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託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一)塊坐，孑然孤坐也。(二)法醞，名酒也。

## 答王慶源

登州還朝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一)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二)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三)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四)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宥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一)蹕，音卓，險越也。騰，蹕，高舉之意。(二)登州，今山東蓬萊縣。(三)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四)三齊紀略：「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名海市。」

## 與潘彥明

東坡甚煩蒼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頎然矣。(一)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蒼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

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一)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二)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一)顧勸沂切，音祈，長貌。(二)苟，祿，謂竊取俸祿也。(三)蕪，夫物切，音弗，草多也。

### 與王慶源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早奮場屋。(一)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卽致仕。(二)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一)場屋，科舉時試士之地，言於廣場中爲屋也。(二)致仕，謂辭官而退隱也。

### 答佛印禪師(一)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澀，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一)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一)佛印宋金山寺僧，名了元，有辯才，與軾友善。(二)弛擔，謂鬆下負擔也。

## 與知縣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 與王慶源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一)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

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一）幅巾，用緜全幅向後襖髮，俗亦謂之襖頭。

答劉貢父 京師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二）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一）輦，里濱切，連上聲，天子之事也。輦下，天子策殿之下，謂京城也。

答呂元鈞 京師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一）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一)廟堂，天子廟堂，謂居要職也。

## 與千之姪

京師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 與楊君素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一)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異，輒送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一)尊宿，謂老輩也。

### 答龐安常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 答李方叔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住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志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餒  
(二) 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一) 錢集彥切，音賤，以酒食送行也。

### 與陳懿叔

承拜命移漕(一)巴峽，(二)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嘗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三)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一) 漕，音送，糧食之官也。(二) 巴峽，在湖北巴東縣西二十里。江自巫山入巴東爲巴峽。(三) 趨，即趨字。

### 與佛印禪師 京師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欬(一)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實詞林，(二)進陪經幄，(三)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一) 聲起頂切，聲上聲，秋也。聲之輕者曰聲，重者曰秋。(二) 舊稱翰林院爲詞林。(三) 經，備設帷帳以講經，請任經筵講官也。

###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一) 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二) 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三) 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一) 文公，韓愈也。潮州有韓文公廟，軾爲碑文。(二) 宋璟，唐南和人，玄宗時爲相，與姚崇並稱「姚宋」，封廣平公。(三) 張旼，唐洛陽人，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

### 答王定國 穎州

辱書，感慰。誘餒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漸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棋，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 與趙德麟（一）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墮（二）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三）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一）趙令時字德麟，坐與軾游，入黨籍，後從高宗南渡，封安定郡王。（二）佛佗，又作浮圖，略名曰佛。（三）韓愈字退之，力排佛教。

答參寥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一）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爲致茶果一奠之。願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開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一）辯才，杭州高僧。

與孔毅父（二）

揚州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三）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爾，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近間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一）孔平仲字毅父，清江人。以進士知衡州，坐不推行常平法，謫惠州別駕。（二）仁聖，謂仁宗皇帝也。

## 與范純夫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爲已辭數家矣。如大觀（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一）潘大觀，黃岡人，大臨弟，兄弟皆以詩名，嘗從賦及黃庭堅游。

## 與人

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一）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感恩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二）知幸。

（一）傾蓋，行道相遇，並車對話，兩蓋相切而下傾也。傾蓋如故，謂一見如舊相識也。（二）切磨，謂互相勉勵也。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蒼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 與子安兄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顏閔（一）之孝，賢於毀頓（二）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一）顏閔，謂顏淵、閔子騫，孔子弟子也。（二）毀頓，哀毀困頓也。

與錢濟明 定州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愛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能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慚負不已。出守中山，（一）謂有緩帶（二）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勦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一）中山，今河北定縣。（二）緩帶，謂放鬆腰帶，態度從容也。

與程德孺 南遷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卒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起居住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盡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家屬流離，汗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具見老兄處憂患

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一）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一）闕，天子宮闕也。赴闕，猶言入朝。

### 答錢濟明

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一）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一）省愆，省察罪過也。

### 答徐得之

惠州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一）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二）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一）真墓謂悲念亡親也。（二）惠州在廣東，筠州在江西，許州在河南，常州在江蘇。

## 答參寥

惠州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一）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鑪中，罨糙米飯吃，（二）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一) 鑿隱天竺皆杭州佛寺。退院謂不任事之僧也。(二) 傾音當，溫器也。馨音奄，掩覆之曰馨。

## 又 惠州

穎沙彌(一)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遊戲三昧也。(二)居閒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三)皆不可處；胥靡(四)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念。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五)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一) 沙彌，初出家者之稱。梵語息慈之義，得安息於慈悲之地。(二) 三昧，梵語，其義爲正定。今謂奧妙之處曰三昧。(三) 至人，猶言聖人。莊子：「至人無己。」(四) 胥靡，刑徒也。(五) 桴，拂鳥切，音敷，編竹木代舟也。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 答王商彥

惠州

忝親戚之末，未常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賤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污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一）峻擢，猶言高陞也。

## 與程天侔

惠州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礮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 惠州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一)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二)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一)屏，彼影切，音丙，除也，去也，斥也。自屏，謂自行屏斥，不欲與人交接也。  
(二)往拜其辱，謂辱彼相訪，未往答拜也。

又 惠州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

矣。使旆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一)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一)醞，勸教切，音勞，酒也。松醪，酒名。

### 又 惠州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但癡望沛澤(一)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二)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一)沛，澤沛然降雨澤，喻天恩也。(二)廣，廣州。

### 又 惠州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住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既不欲詳言。其言切甚，不可

不遵用。空被來貶，但慚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一)不敢奉遠，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二)而已。惟萬萬若時自重。

(一)陶陶潛也。賦有和陶詩。(二)古謂任命官吏曰除。除音，謂任命消息也。

又 惠州

少懇冒聞。(一)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十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二)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三)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一)少懇冒聞，謂有少許事奉求，冒昧上達也。(二)詰曲，猶言屈曲。(三)鱗魚類。介龜鼈之屬。

又 惠州

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一）

（一）不貲，猶言不可勝數也。

又 惠州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一）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一）徂，往也。徂歲，猶言將盡之歲。

又 惠州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一）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累欲和韻險，（二）又已更老手五賡，（三）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早入皮筒，幸甚！幸甚！

（一）不第，謂不登進士第也。（二）險，與險通。凡作詩所用之韻不易多押者，謂之險韻。（三）賡，和也。

又 惠州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住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一）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他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

數字，慰此牢落，惟萬萬爲時自重！

(一) 轅于元切，音真，駕車之木，施於輿底軸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者。北轅猶言北歸，耗消息也。

### 答王敏仲 惠州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一)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二)，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一) 撫馭，謂安撫駕馭，猶言施政也。(二) 浹日，謂自甲至癸，周匝十日也。

### 又 惠州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一)奉狀，想已塵覽。即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二)西望增慨！

(一) 循州，在今廣東惠陽縣北。周循州，謂循州刺史周氏。(二) 後乘，猶言後車。

###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一）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卽宜與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邁者，官滿來筠（二）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靄覩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懣。子功之喪，忽已除祥（三）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一）燕坐，猶言安坐。胎息，道家修鍊之術。抱朴子：「得胎息者，能不以口鼻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二）筠州，今江西高安縣。（三）除祥，除謂除服。祥，喪祭名。禮：「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

### 與循守周文之 惠州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一)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二)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三)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四)

(一)增城縣名，屬廣東。(二)練家紫荔枝之有名者。(三)所與猶言所交。(四)齋愛惜之意。

又 惠州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一)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二)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一)勾，萌草木始生時，屈者爲勾，直者爲萌。(二)牧養，謂畜養人民也。古稱州長曰牧。

與林濟甫 儻耳(一)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二)今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海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一)儻耳，在今廣東儋縣，音屬瓊州府。(二)條，西腰切，音管。條然，自得貌。

答程全父推官 儻耳

別遠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初無病，但黎艇(一)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二)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

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一) 黎，即後漢之俚人。粵俗呼山嶺爲黎，俚人居其中，因訛爲黎，今居瓊州之五指山。鬱，情類切，音但，南蠻之一種，以漁爲業，以舟楫爲家。(二) 儻，即有切，酒去聲。租賃房舍曰儻屋。

又 儻耳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脫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麵等，一一咸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作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二) 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一) 覆蓋也。飯，泊藕切，音訓，又婆吾切，音蒲，飯也。以瓦爲之，盛醯醬之物也。

又儻耳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作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儻耳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一)又借得前漢(二)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作感作！丈丈惠藥、米、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一)舊唐書劉昫撰，新唐書宋祁等撰。(二)前漢書班固撰。

又 儻耳

久不得毗陵信，(一)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熱，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齋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一)毗陵，今江蘇常州。

### 答程天侔 儻耳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襜褕(一)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供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二)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

熱，萬萬自愛！

(一) 襁，紀養切，音縹。襁，補模切，音保。襁，小兒衣被也。金剛經：「如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二) 賈，直鳥賦：「乘流則逝兮，得坎則止。」謂隨遇而安也。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濛，真蜃塢獠洞也。(一) 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一) 獠，魯圖切，音老，西南夷之一種，常居山洞中。

與鄭嘉會 儻耳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住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

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箸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 與元老姪孫（一）儻耳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噉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儻仆海外，亦不恨也。

（一）元老名在庭，東坡從孫，官太常少卿，有九塔集。

### 又儻耳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一）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矚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一）泉廣，謂泉州與廣州也。

又 儻耳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實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相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書（一）及韓柳文（二）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

慰海外老人意也！

(一)後漢書范曄撰。(二)韓柳謂韓愈、柳宗元也。

### 與范元長 儻耳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一)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云必矣。況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一)兩顯猶言死生。

與秦少游 儻耳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一）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牢穩可恃，餘蠻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而莫究。

（一）廉州今廣東合浦縣。

與楊子微 北歸

某如聞有移黃（二）之命，若果爾，當自梧（三）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

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適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亡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一)黃湖北黃州。(二)梧廣四梧州。

又 北歸

過雷州(一)奉書必達。到容南(二)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惟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三)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一)雷州，今廣東海康縣。(二)容，南謂廣四容縣南境也。(三)秦觀南遷放歸，行至藤州，病卒。

又 北歸

蘇黃尺牘選

一一一

永州(一)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所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二)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眞爲冀北之空也。(三)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四)欲徑歸許昌(五)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一)永州今湖南零陵縣。(二)番禺今廣東省會。(三)冀北羣空喻人才消乏也。(四)庾嶺卽大庾嶺，在贛粵交界處。(五)許昌今屬河南。

又 北歸

某忽有玉局之除，(一)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二)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誤，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慚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三)乞轉與處素也。

靈也。  
(一)玉局，道觀名。賦北歸，有提舉玉局觀之命。(二)詩經：「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三)齊俗謂庸人作佛事，退廢亡靈也。

### 與歐陽晦夫 北歸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一)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籀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僮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饕餮然(二)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命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三)來耗，幸甚幸甚！

(一)唐吳道子嘗畫地獄變相圖。(二)饕餮，音滔，養楊啞切，音饒。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三)寢，閏置也。

### 答錢濟明 北歸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一)何堪！然人生此苦，

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減摧慕。  
(二) 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住常，卽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三) 與程德儒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一) 哀毒猶育哀痛。(二) 摧慕謂毀傷身體，思慕亡親也。(三) 潤州今江蘇鎮江。

答蘇伯固(一) 北歸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願未有以爲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二)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卽之。(三)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四)則常，老病惟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五)會合何日萬萬保齋！

(一) 蘇堅字伯固。(二) 虔州今江西贛縣。(三) 卽之就之也。(四) 舒今安徽舒城縣。(五) 穎昌卽許州，今河南許昌縣。

又 北歸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一）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二）聽命。三兒子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晦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一）鍾乳藥品，卽石鍾乳也。（二）太和縣名，屬江西。

又 北歸

住計龍舒（一）爲多，大益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沈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修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二）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

所懷。

(一)龍舒，今舒城縣南有龍舒河。(二)利，差唐切，姓語瑟利之簡稱，佛寺所立之幡竿也。後遂通稱佛寺曰利。

### 與錢志仲 北歸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恃深眷也。烏絲(一)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二)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一)世稱箋紙畫有異色格子爲烏絲欄。(二)吉州，今江西吉安縣。

### 與人 北歸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一）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一）岐州，今陝西鳳翔縣，雍州，今陝西甘肅之境。

### 與宋漢傑 北歸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關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 答廖明略（一） 北歸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二）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

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居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啓事上答，宥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一〕廖明略名正，元祐中，召試館職，東坡在翰林，見其文，大奇之。有竹林集。〔二〕百羅，猶言百憂也。詩經：「我生之後，逢此百羅。」

### 答孔毅夫

北歸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肖雖幡然，〔一〕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二〕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一〕幡，蒲訛切，音婆，白也。〔二〕詩經黃鳥：「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答蘇伯固 北歸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慨，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一)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柰何！柰何！子由想已在巴陵。(二)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一)英州，在今廣東英德縣。(二)巴陵，今湖南岳陽縣。

答王幼安 北歸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

焉。若未卽填溝壑，(一)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二)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一)填溝壑，謂死亡也。(二)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以爲令節。

### 答胡道師 北歸

再過廬阜，(一)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二)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一)廬阜，卽廬山。(二)栖賢，開先，皆廬山名刹。

### 與子由 眞州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賈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眞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

凡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儒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盪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一) 迨去般家，(二) 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一) 注官謂向官廳報告也。(二) 般家，即般家。

## 與米元章 (一) 常州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心。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

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一) 采芾字元章，襄陽人，爲文奇險，兼善書畫，自成一家。

又 常州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閤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一)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二)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一) 蹶，固衛切，讀若桂。蹶，然驚動貌。(二) 賸，誤壞切，讀如潰。賸，賸無知貌。

又 常州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

馳納，俟少愈也。河水污濁不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常州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一)旦復疲甚。食黃耆(二)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翛然時也。印卻納。

(一)暴下，謂突然泄瀉也。(二)黃耆，藥草，性溫。

又 常州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一)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一)羸，盧爲切，音纍，瘠也，疲弱也。

與徑山長老惟琳

常州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常州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 黃庭堅

### 與洪甥駒父(二)

駒父知錄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爲慰。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竇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宦如農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耰之。(一)歲事之成，則有命焉。每見邠老，(二)亦爲之道此，不審以爲何如？至親中失公擇，莘老，(四)胸中至今憤憤，不可思念。餘惟自愛耳！舅某書致。

(一) 洪芻字駒父，南昌人。與兄朋、弟炎、羽俱負才名，號四洪。芻詩尤工。(二) 綬，衣休切，音憂，覆種也。(三) 潘大臨字邠老，黃岡人。與弟大觀皆以詩名，有柯山集。(四) 公擇，李常也。孫覺字莘老，高郵人。

又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途悠遠，鴻雁相依，頗不索漠。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勝。太守書頗相知，更希善事之。尺璧之陰，(一)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玉父(二)若且留黃亦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十分減六七，望夏秋間得佳也。

(一)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陰，謂光陰也。(二)洪炎字玉父，詩似陸堅，有西渡集。

又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一)然望甥不以今之所能者驕釋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二)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爲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

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鉤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卽當書最。(三) 旣以立家爲事，榮及父母爲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爲問。九舅白。

(一) 屈原卜居：「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千里，駒名馬也。(二) 禹貢：夏書篇名。禹制九州貢法，而詳其山川道里之遠，近，物產之所宜，故曰禹貢。(三) 書：最謂考績列上等也。

又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句法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稊米耳。(二) 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二) 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三) 其說痛可信也。鄧翁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不具。

(一) 稊，田悅切，音題，草也，中有米而細。莊子：「稊米之在太倉。」(二) 王事，猶言公務。左傳：「三折肱知爲良醫。」言其閱歷多也。

又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二)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如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颯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丹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一)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與徐甥師川(二)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詠歎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

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理會。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一)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七歲能詩，爲舅黃庭堅所器，有東湖集。

又

比遣李掾(一)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二作，臨書頭眩，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振子(二)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三)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一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四）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繡其盤悅，（五）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追古人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趨席，千萬強學自重！

（一）據讀如硯，古佐貳官之通稱。（二）扱，力蓄切，屑韻。闕，誤，子與機軸同。（三）洪，潘謂洪芻兄弟及潘大臨兄弟也。（四）論語注：「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輓。」（五）擊，蒲完切，音擊，大帶也。悅，暑衛切，音稅，佩巾也。法言：「今之孝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繁悅。」

### 與秦少章（一）

辱惠教，審安勝爲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二）食則形於籩豆，（三）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四）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乃盡之。

（一）案，翻字少章，高郵人。（二）尊，彝，古禮器，謂六尊六彝也。（三）籩，豆，古食器。籩以竹爲之，豆以木爲之。（四）鸞，和，皆鈴也。周禮：「以鸞和爲節。」

又

辱簡記，承學問不怠爲慰！前得所惠書，展讀頗有家法。此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如足下才性之美，何患不及古人？但勿欲速成耳。詩軸都爲謝公定借去，未取得，來卽遣去。前承陳無己語，（一）有人問老杜詩，如何是好處？但云：「直須有孔竅」（二）始得。」因相見，試道之。

（一）陳師道字無己，一字履常，彭城人。（二）孔竅，空處也，竅，苦稅切，音款。

又

辱前惠教，并示新文累紙，又屢屈車馬，公私忽忽不辦，眼前盛意未報；然欽愛之誠則勤，足下當亮此。天氣日夜涼，漸宜燈火，想於文字益有功。凡可以養生事親者用心焉，事無道俗，一以貫之，獨願勿載得失於心術耳。爾後稍暇，當約過醮，（一）領略閒談。

(一) 隨婆音切，音蒲，大飲酒也。

又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盡，檢閱不厭勤耳。舉場(一)下筆遲澀，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并書十扇，甚愧勤國士也。筆意殊有佳處。公舊學蘇餘杭書，(二)已有功，政坐變從不肖規摹，筆力小嫩耳。寫字鄙事也，亦安用功？然賢於博奕，游息時聊爾爲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一) 舉場，謂科舉場中也。(二) 蘇餘杭，謂蘇軾。

### 與俞清老澹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一)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肖沈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爾。思欲弄舟風煙之外，嬰縛(二)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

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繭自纏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惟強飯自愛。

(一)淮陽，今河南淮陽縣。(二)嬰繞也。嬰，猶言纏縛。

又

辱書，審宴居有以自樂。開軒陳書，想見柴桑道人。(一)甚慰懷仰。寄惠荆公目錄詩，極荷勸篤不忘。景陶軒名未爲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明仰之，則行明行之爾。晉魏間人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耳！亦如所謂郡守爲一麾也。(二)輒爲題爲「今是軒」。(三)并寫去。某自去年三月，已不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寫淵明詩十數首，可作禮，張之軒中也。秀老歸未爲致千萬意！

(一)陶潛，潯陽柴桑人。(二)古有「一麾出守」之語，遂謂郡守爲一麾。(三)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而昨非。」

與王立之承奉

蘇黃尺牘選

一四三

伏承手誨，審霜寒侍奉萬福，爲慰。示時文，皆有爲爲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  
〔一〕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徂惟求定。」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  
根定也；水之能鑿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而後能慮」。〔二〕不審以爲何如？適爲親老，今且  
苦瘵久眩，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軸，想熟察也。

〔一〕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也。亦謂之六經。〔二〕出小戴禮記大學篇。

### 與潘邠老

比辱車馬，瞻相風度，殊有塵外之韻，中心竊獨喜。知足下胸中造於忠厚之實，故見此光華，耳得  
手誨，并新文，匆匆中疾讀，已覺沈疴去體，未三復也。蒲圻〔一〕紙佳惠，亦未暇省錄。

〔一〕蒲圻，今湖北蒲圻縣。

又

西方之書，(一)論聖人之學，以爲由初發心以至成道，惟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

(一)佛經來自西方，故稱西方之書。

又

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爲妙論。書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奕棋廢日。

又

辱教墨，甚勤惠。顧相與款曲之意，無日不勤。身在公家，又至過四十，漸不能堪，如此碌碌度歲月，爾承強學以祈不辱，此勝德之舉。充斯言也，足以追配古人，文章安足道哉？

與王立之承奉

每思足下，有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從，所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匆匆，初無暇日，但馳仰耳。辱教，審體力勝健爲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當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使詞氣益遒，便爲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一)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二)紙得暇卽寫，多事草草。

(一)梁劉勰著《文心雕龍》，唐劉知幾著《史通》。子玄，知幾字。  
(二)高麗，一名高句麗，卽今朝鮮。

又

比辱寵臨，甚惠，匆匆不得款佇車馬，多愧得手字，知侍奉萬福爲慰。潘家珍渠已取去，范蜀公墓銘納上。昨日市中已見蠟梅開者數枝矣！

又

筆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留意翰墨，故以相奉。研偶留局中，不攜來，他日送上。來日恐子瞻

來，可備少紙，於清涼處設几案陳之。如張武筆，其所好也。來日午後，亦一到館下。某頓首上。

又

如公之明敏，固若瓊枝琪樹，常欲在人目前；特以公私匆匆，又老親常須醫藥，故不能數相見，然未嘗忘懷也。辱手誨，審侍奉萬福，爲慰蠟梅佳句，併荷勤意。二年來不作詩，遂失句讀矣。(一)才自局中還，奉答草草。

(一)讀音豆，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

又

辱教，并惠示蠟梅詩，感歎，恨多病不能繼聲。(一)爾論題候三二日間檢上，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二)凡事目大者，類取古今沿革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二篇，大略得三十篇，卽縱橫貫穿矣。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已得此意，每令人歎服之。蓋渠勤學不倦，味古人

語精深，非有爲不發於筆端耳！

(一)綴聲，謂和作。(二)通典，唐杜佑撰，皆關於歷代典章制度之言。

又

辱教，惠蠟梅，并得佳句，甚慰懷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亟歎足下韻勝也。比來自覺才盡，吟詩亦不成句，無以報佳貺，但覺後生可畏爾！

又

辱教，審侍奉熙慶爲慰，雨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爲俗事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爲佳作，欽歎！欽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一)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二)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

(一)宋玉、楚人，賈誼、司馬相如、揚子雲，(雅)皆漢代人，以辭賦著稱。(二)吳生，吳道子，唐代名畫家。

又

比以親老，時時小不快；又身亦多病，故百事廢弛，思欲胥疎江湖之上耳。如所諭云云，皆非鄙人所任責者，但審侍奉萬福爲慰，所問應舉事，恐不必爾。士大夫平居事父兄之餘力，固以讀書學文；不免爲親應舉，得失便有數科，甯有利不利耶？思義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規摹耳。盛暑，懶出入，不欲公冒熱遠來，但懷思耳。

### 與徐彥和 常

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專人辱手誨勤懇，審監郡草偃風行，(一)又得從容於文字，惟惻怛以惠繇，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才高位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惠示壇經箋訓，(二)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往不謹言行，斯文之作，實不虛費筆墨。若欲究竟茲事，更須退步，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爾。

(一)論語：「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偃，仆也。(二)壇經：唐代禪宗六祖慧能所說。

### 與景善節推

得仲謀書，承以失舉將不遂遷官。公頗歷世故艱難，當解此物去來矣。不知今調何官，洵仁得安問否。無緣會面，千萬強學自重，當官愛民，以行所聞。謹勒手狀。

### 答曹荀龍

辱書勤懇，感慰承奉親在江湖間，縣僻無事，何樂如之。在康莊(一)塵埃中，常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義理融暢，則欲下筆時不塞吃也。(二)阻面，故云此。

(一)康莊，大道也。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二)塞吃，猶言滯鈍。

## 與宜春朱和叔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爲本。古人論書，以沈著痛快爲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一）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一）徐浩字季海，長城人，善書法，四體皆備，草隸尤精。

## 與晉甫

損惠賜茶，感刻！送酒，香味極佳。從來苦郡城廚醞，味如稀錫；不謂步兵奇醞（二）乃出，大旆之下。細酌風味，如對清論，欽羨欽羨！

（二）晉阮籍開步兵廚有佳醞，遂求爲步兵校尉。

### 與俞清老

惠及荆公遺墨，入手喟然，想見風流餘韻，昭慶定林（一）之間，無復斯人矣！親老年來多苦足弱，臂痛，未能脫然，然眠食亦不惡。承眷與不淺，故及此。弟姪輩皆荷齒記，感戢感戢！

（一）昭慶、定林皆寺院，在南京鐘山麓，王安石晚歲所常游也。

### 答王子飛 雲

陳履常正字，（二）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三）端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萬！

（一）陳師道官祕書省正字。（二）習主簿，習習鑿齒也。

又

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審何如？伏維侍奉不憚調護，詔行之策何如？漕台（一）有來音未算公去瀘，（二）雖田野小民，亦耿耿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無纖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唐灘瀨，（三）非可玩之水也。士大夫聰明文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萬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塵足岳，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莒；（四）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

（一）漕，合謂督糧官也。（二）瀘，今四川瀘縣。（三）瞿唐，爲三峽之一，瀘瀨，在瞿唐峽口，爲江流最險處。（四）重耳，晉文公也。小白，齊桓公也。曹莒，皆春秋時地名。

### 答王子予 粵

蘇黃尺牘選

一五三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一)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二)古人常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顧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子以爲何如？

(一)汗馬言戰功也。戰馬疾馳而汗出，故云。(二)刃，刀鋒也。迎刃而解，謂不費力也。語出莊子養生主篇。

### 答南溪宰石信道人

放逐顛沛，(一)人所簡賤，陰拱而窺三川之塗者，惟恐不肖之塵玷辱之也。道出貴部，而軒蓋奔奔，來顧憔悴，終日不懈，竊深歎服。意此邦鏖寡，被豈弟(二)之澤深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奉別來忽復一月，病餘疲憊，終未復常，以是闕其修敬。乃蒙示書先之，存問勤懇，感愧無以爲喻。秋暑溷濁，似欲不堪，不審尊候何如？

(一)顛沛，僱仆也。人事挫折，亦稱顛沛。(二)豈弟，與愷悌通，樂易也。

又

雅聞南溪(一)民淳事簡，況君子居之，亦有以新其風俗之陋。邑廷清虛，想時與僚佐同文字之樂；諸郎讀書，亦有自新之功。某寓舍無恙，雖無登覽江山之勝，得一堂亦且粗遣朝夕。來禦魍魎(二)處此蓋已之餘。俟他日，稍以私力葺之。旁近有禪子道人，欲相從寂寞者，亦蔽其風雨而已。

(一)南溪，卽戎州，今四川宜賓縣。(二)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魍魎，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卽所謂妖精也。

### 答宋子茂殿直

頃辱書，審在公夙夜，體力輕安爲慰。虞候(一)周章及峨眉(二)僧曉賢去，繼奉書，皆徹兄案否。某寓舍已漸完，使令者但擇三四人差謹廉者耳。旣不出謁，所與遊者亦不多。山花野草，微風動搖，以此終日。衣食所資，隨緣厚薄，更不勞治也。此方米麵皆勝黔中；飽飯摩腹，婆娑以卒歲耳。閒居亦強作

文字，有樂府長短句數篇，(三)後信寫寄。未緣會集，千萬勤官自壽，偷餘日以近詩書爲望！

(一)虞侯官名。(二)峨眉山名，在四川峨眉縣西南。(三)樂府長短句，卽曲子詞。

又

子飛、子均、子予，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又

兩辱手誨，承病起，及今乃安和矣。能以覆轍兢慎如此，卽是萬全安樂人矣。人生以身爲本，其餘於我何有？自今可研物理，求道術否？王帥之去，民有甘棠(一)之思，而門下之士，失嘉木之蔭，想亦耿耿不易平也！或聞有理之者，冀或便得一闕耳。

(一)詩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毛傳：「甘棠，美召伯也。」

## 答夔道尉句宗高

爾餘便熱，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之幣於不肖之庭，自視愀然。(一)何敢當先生之禮？至所以爲幣，又不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禮，以束脩(二)乘壺一犬，言其足以將至意，易致而不費也。朝覲之禮，天子受其贄(三)而反其玉，雖千乘之富(四)亦不以其貨也。惟足下之誠，已達於不肖，其幣則反諸從者。衰俗之中，稍以古道自振，亦吾儕之職也。

(一)欲可感切，音坎，意不自滿也。(二)脩，脯也。十脔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禮之薄者。(三)贄，止肆切，音至，初見時所執物也。(四)千乘，謂能出車千乘之國也。

## 答王周彥 序

辱手書勤懇，并寄詩文，意氣駿翼，出門已無萬里。古人所謂「斷以不疑，鬼神避之。」如公筆力，他日孰能當之？往年元祐(一)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

之詩，當推魯直，而二公遂捨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一)雖成聲，而疎闊跌宕，不  
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二)也。如足下之作，深之以經術之義味，宏之以史氏之品藻，  
(四)合之以作者之規矩，不但使兩川之豪士拱手也，未卽得面，馳情無量。秋初，詎能一來，快盡此事。

(一)元祐宋哲宗年號。(二)軫，止引切，音診。瑟下轉絃者謂之軫。(三)師曠，晉之樂師，能參音以知吉凶。鍾子期，春秋楚人。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聽而知之。(四)漢書注：「品藻者，定其善品及文實。」

### 答王秀才

足下氣宇甚裕，竊揣量之，但從師取友之功少，讀書未及根本耳。深根固蒂，然後枝葉茂；導源去  
塞，然後川流長。浮圖書云：(一)「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  
也，願少垂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此乃齊智(二)之所知，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  
之萬一。

(一)浮圖，卽佛陀之異譯，浮圖書，卽佛經。(二)齊智，猶言普通有智慧者。

## 答王太虛

某屏棄不毛之鄉，(一)以禦魍魎，耳目昏塞，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矣。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教？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二)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享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睨一世耶？(三)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某則枯木寒灰。(四)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五)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近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

(一)不毛，謂不能種植之地。公羊傳：「錫之不毛之地。」後沿用爲僻遠之稱。(二)語出莊子逍遙游。成玄英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三)傲睨，倨傲旁視，目空一切也。(四)枯木寒灰，喻無知覺。(五)通津，猶言重要地位。

## 與陳斌老

斌老累得書，喜侍奉安慶，讀書不懈。黔中難得師，惟可閉門自讀書。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不雜學，悉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但以韓文（一）爲法，學作文字，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二）之類。如此等物，若修學成，看大學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草書水墨之類，且置之勿作，亦妨人讀書全功。胡斯立清修，節行甚美，可與游從，恨渠遂隨計入都耳。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三）源若壘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座靜慮，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今寄王獻之黃庭，張長史草書千字文（四）可觀古人用筆之意。

（一）韓文，韓愈之文也。（二）時文，經義皆當時應試文字，猶明清之八股。（三）岷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北。（四）王獻之，晉代人，羲之子。黃庭，道教經典。張長，虛名，又號張顛，唐代大書家。千字文，周興嗣撰。

### 答黔州譚司理存之

賢郎性和易，濟以經術，卽成佳士。但師友非長育人才之匠，恐不能盡其才耳。公塾江（一）生事

既優裕，一歲費百千，便可致一佳士在門；勿令與悠悠之輩雜處焉，則子弟日聞所不聞，公亦得博約(三)之益矣。

(一) 塾，底念切，音店。塾，江縣名，屬四川。(二) 論語：「博我以文，約之以禮。」

## 與清長老

承懷寧(一)富尉出於名家，而孝弟學問，恨未相識也！寄芝草石刻，但老人不作詩，已十餘年，如老婆不復可施粉澤矣！幸爲道此意。德素諸人，不能來叩關鍵，蓋是護惜舊聞，以習禪家愛著木榿子，(二)換人眼睛，但不知乃是一對木榿子耳。知命百事長進，惟此道全無交涉；渠旣不及，亦無下手處。四十性和厚不爭，而義理之性終未發，且令熟誦書，勤爲講解浸潤之耳！知命來峽中，得一子如牛兒，頭骨奇壯，性氣磊落，他日或是吾家千里駒也！

(一) 懷寧，即今安徽懷寧縣。(二) 木榿子，即無患子，落葉喬木，實圓，中含一子，色黑而堅，可作念珠。

### 答徐甥師川

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一)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嗜膚，(二)而從瑩中遊，(三)真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墜(四)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別有命。須近詩，謾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五)

(一)砥柱，山名，在黃河中。(二)嗜，此坎切，音餘，齧也。(三)陳瑩字彥中，號了翁，沙縣人，有了翁易說。(四)當墜，今安徽當塗縣。(五)侏儒，短小人也。

### 答廖宣叔

鐸

燭下所見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謂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惟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

物，無明（一）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入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讓，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得之；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

（一）無明者癡闇之心，體無靈明，故曰無明。又一切煩惱之異名也。

## 答王觀復

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雖南北可數通書，不比劍外（一）及牂牁夜郎之洪荒無詔也。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草草，而靜翁乃云：不得不肖書，試爲根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枝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邊臘，大如鷄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飲（二）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一笑！

(一)劍外劍門之外也。劍門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牂牁郡名。今貴州舊遵義府以南，至思南石阡等府，皆其地。夜郎國名。今貴州西境，古爲南夷夜郎國地。(二)飲郁掾切，音淡，飽也。

### 答蘇大通

惠示東坡試墨帖，雖二十五年前書，如鸞鳳之雛，一日墮地，便非孔翠。(一)可擬，況山鷄。(二)輩也。墨相十生記，佳惠也。舊聞此道人奇怪，而不詳悉，得此甚慰寡聞。欲書數大榜，令無爲。(三)山中作金字，但未知山中何類榜額，未經前哲書耳。

(一)孔翠，謂孔雀翠鳥也。(二)山雞，鷄雛，愛其羽毛，照水則舞。(三)無爲，今安徽無爲縣。

又

辱書，勤懇千萬。觀所自道，從學就仕，而知病之所在，竊窺公學問之意甚美。願旣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閒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師。」(一)此居一州一縣求

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二）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賁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三）蓋竊觀公所論極入理，人才難得，故相望於後凋雪霜之意耳。（四）治行匆匆，奉書極不如禮。

（一）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二）公家二父，謂軾與轍也。（三）河伯，河神也。（四）論語：「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 與王君全

且來伏想起居輕安。細事懇煩，有一紫竹轎子，未有竿，欲乞兩枝飽風霜緊小桂竹，又須時月無毛病者，便得之佳。或無，爲乞隣，不嫌似微生高也。（一）

（一）論語：「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鄰人而與之。」

### 與人

儼居城南，雖小屋而完潔。舍後亦有三二畝閒地，畦蔬植果，亦有飯後逍遙之地。所謂「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者也。(一) 生事雖竟未能有根本，然衣食隨緣厚薄，亦自寡過少累耳。俱(二)舍弟知命，不樂靜居，數出入。然流溼就燥，(三)水火自有性，雖聖人不能易，亦命也。恐欲知，故具之。

(一) 語出陶潛歸去來辭。(二) 易繫辭：「水流溼，火就燥。」

### 答人

重蒙委曲誨諭，感佩不忘！人志行不同，亦如程李(一)之爲將，張陳陳遵(二)之處世耳。張陳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亦知百慮而後行者寡矣。然推心不疑，性已成敝，未易琢磨也。

(一) 程李，謂程不識、李廣，皆漢武帝時名將，其治兵一嚴一寬。(二) 張陳，陳遵，皆漢哀帝時人。

## 與周達夫

久爲萍客，(一)煩內外親舊多矣，愧悚不可言。辱書勤懇，餽米麵及數種，恩意曲折，衰朽無堪，何以得此於長者耶？感愧承旦夕遣人如端彥，此美意也。聖人云：「供養百千阿羅漢，(二)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如端彥朝夕與之游，真有益也。方阻參承，臨紙懷仰。

(一)謂作客如浮萍，漂流無定也。(二)阿羅漢，梵語，小乘極悟者之位名也。

## 答李端叔(一)

老來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爾！

(一)李端叔名之儀，見前。

又

蘇黃尺牘選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皆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爾公比來亦遊戲翰墨間耶？或傳陳履常病且死，豈有是乎？比得荊州（二）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三），恐不減晁張也（三）；恨公未識耳！方叔（四）安否？

（一）荊州，今湖北江陵縣。（二）凌厲，奮迅無前之貌。中州，今河南地。（三）晁，謂晁補之，張來，並見前。（四）方叔，即李夢見前。

### 與人

甲子雷雨，深慰民望，乃尊公清靜憂民之應，欽欽暑氣未解，計復作大雨，當了此下種插秧事爾！

### 與王子飛

伏奉手誨，喜承侍奉吉慶。惠醋極副所需，感刻感刻，鮮自源本不敢重煩左右，乃亦辱哀王孫

(一)之意，愧悚！愧悚！聞比來得將護，氣體遂完壯，不廢觀書，何慰如之！承換差遣不得，不能無耿耿。陰陽家(二)謂克己者爲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悉如意也。然人生而游斯世，逆順之境常相半，強壯時少，歷阻艱，亦一佳事耳！無緣瞻望，惟冀爲親自重，慰此懷想！

(一)帝王後裔曰王孫，杜甫有哀王孫詩。(二)陰陽家古九流之一，專言遁甲、六壬、擇日、占星之事。

### 與王子飛兄弟

示諭作牋，以爲不可廢之禮，其義蓋不然也。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諤(一)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之、楊大年，(二)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臣風節者，蓋不用此禮也。竊嘗病世俗好爲苛禮細謹，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察者，未嘗與書；雖曩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修世俗之禮也。竊意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也。

(一)李宗諤，字昌武，饒陽人。眞宗時，累拜右諫議大夫。風流儒雅，尤好勸接士類。(二)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有小畜集。楊億字大年，浦城人。性耿介，尚氣節，文格雄健，有武夷新集。

## 與明叔少府

待罪窮壑，與魍魎爲隣；平生學問，亦以老病昏塞。既無書史可備檢尋，又無朋友相與琢磨，直一譚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賜書，存問勤懇。且承安貧樂義，不溷鄉黨，賣屋以爲道路之資，載書以爲到官之業。想見風采，定慰人心。國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無聞，（一）使得終壽，日月餘幾？得好學之士相從，尙或有所發明。望風欽歎，無以爲喻！謹奉狀道願見之意。心之精微，非筆墨所及，伏惟照察！

（一）無聞，謂無聲譽也。論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又

比承動靜，行李涉險來歸，閒居亦匆匆未能遣記。辱手誨，審衝冒少失調護。伏想休息得所，已經安矣。適有少急事，袞袞至夜，不果奉答。鄙文編已領略一篇，不踳駁（二）還多二十年前文字也。前所

借編，今送吉。(二)聞公在吉，以避武隆檢覆，意不必爾。仕宦勞逸常相半，如狙公七芋，但朝暮辨耳。(三)人生與憂患俱生，仕宦則與勞苦同處。事固多藏於隱伏，實無可避。願深思之，食其祿而避事，則災怪生矣。

(一)踳，音韻切，音蠢。踳，音舛，駁雜也。(二)吉，今江西吉安縣。(三)狙，促於切，音流，猿屬。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食既，將限其食，恐狙不馴，先誑之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伏而喜。語出莊子及列子。

又

本紙用此八幅，寫和冕張八篇，昨日已書小卷中，今輒作王維摩詰八詩。蓋蜀中士大夫罕誦此作，故書往，貴人稍尋討耳。承今日途成行，早起太守來約同飯，遂得安韶款語矣。聞昨頗以公廚不餽煩料理，尋已豁然。柳下惠與鄉人處，袒裼裸裎而不辱。(一)蓋其胸中視一世人特鳴吠耳。(二)又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耶？仰看青天行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此。

(一)柳下惠，春秋時魯人，居柳下，說曰：惠，孟子稱爲聖之和者也。祖惰懶切，音但，裸露也。楊扞激切，音錫，捲袖也。裸，魯野切，音卯，赤體也。程池盈切，音呈，裸身也。孟子：「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二)鳴吠，謂如驢鳴狗吠也。

### 答荊州族人顏徒

宗子之禮廢，同姓之子孫，數世之後，遂爲路人，竊嘗深悲之。蓋嘗聞先君緒言，長沙(一)一族，初亦零替。聞有晦甫者，儒學里行人，所推崇，恨未相識。及不肖遊學在淮南(二)，則聞閩漕(三)以待御史召，名動京師矣。衰宗墜緒，猶當敦睦，況賢者之子孫乎？今日相見，歡慰無已，重煩簡誨，悚惕悚惕。

(一)長沙，今湖南省會。(二)淮南，淮水以南之地。(三)閩漕，謂福建漕運官也。

### 與益修四弟強宗

某承手示，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消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況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一)以大聖扶傾定難，遠期四國流言，近

則同僚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者，如蚊蚋。(二)過前耳，又何怏怏耶？(三)十五郎甚安，純謹可喜。

(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避居東都。其後成王迎周公歸，管蔡懼，挾紂子武庚叛。王命周公討之，殺武庚，誅管叔，囚蔡叔，其亂始平。(二)蚋，汝衛切，音芮，蟲名，形略似蜂。(三)怏，音央，上聲。怏，情不滿足也。

中華民國廿年十月十日

顧廷三繳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84476.1)

蘇黃尺牘選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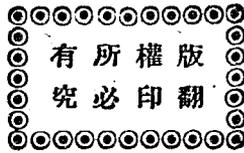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龍沐勛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480

012136

